

# 「叮叮圖書館」



市井萬象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為迎接其一百零五周年校慶，將圖書館重新裝修，與香港電車有限公司及香港電車文化保育學會合作，成立香港首間「叮叮圖書館」。

中通社



# 非洲十日談(七)



閒話煙雨 白頭翁

七日談：十八世紀初，一個比利時商人從非洲運回半船象牙，此非偷獵，那時並未有禁偷之說，一個黑人酋長發現了一個「象牙谷」，從堆積的象牙屍骨中檢出來的，其中有一顆大象頭骨，這個比利時人蹲在旁邊竟然和他一樣高。

在馬賽馬拉的一家旅館的前廳，有一對呈拱形的大象牙，象牙足足有三米多長，兩隻象牙拱成一個走廊的過門，人從下面從從容容地通過，不禁驚嘆這頭象到底有多大？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一百年前還可能看到長着這麼長象牙的大象，現在再也看不見。據非洲大象保護協會統計，現在冊的成年大象中，象牙沒有長過一米的，絕大部分成年大象的象牙長度在五十厘米左右；公象的象牙近年來還有進一步「小化」的趨勢。

二〇一二年二月，在喀麥隆包恩吉達國家公園的深處，有一片灰色的山丘，誰能想到那竟是被偷獵者屠殺的三百多隻大象，牠們的象牙被齊地鋸掉。這僅僅是屠殺大象的一幕，是悲劇的一角。據估計，從二〇〇九年到二〇一四年，超過一百七十噸象牙從非洲非法出口，偷運走私，每年至少有三萬頭至十萬頭以上的非洲成年公象死於偷獵者手中。



藝象尼德蘭 王加

# 洛克斯的遺產

一六〇八年，身在羅馬的魯本斯得知母親病危的消息，匆匆趕回安特衛普。遺憾的是，他未能見到生母最後一面。告別至親後的魯本斯站在職業生涯的十字路口，是重返已闖出名堂的意大利，還是留在祖輩奮鬥過的家鄉。最終，在時任佛蘭德斯總督阿爾伯特大公和伊莎貝拉女爵夫婦的盛邀之下留在了安特衛普出任宮廷畫家，並為他今日在家鄉絕無僅有的藝術地位奠定了基礎。其中，「圈外人」摯友尼古拉斯·洛克斯(Nicolaas Rockox)可謂功不可沒。

走進斯奈德斯和洛克斯之家，常設展廳(也就是洛克斯故居)的入口處並排掛着兩小幅肖像畫。左側的是房東洛克斯本人，由魯本斯的老師奧托·凡·維恩(Otto Van Veen)所繪；右側的是魯本斯的自畫像，也是他已知現存的最早自畫像。進門就看到他倆，二人的交情顯然非同一般。

全神貫注地在故居博物館內「充電」，一邊拍照一邊記錄着，這時一位面色慈祥、帶着細框眼鏡的女工作人員向我走來，主動問我「如果你有任何需要，或者關於哪件藏品有相關問題都可以問我」。我瞬間來了精神，立馬拋出一個：「洛克斯和魯本斯二人



繽紛華夏 徐可

久聞大渡河上有一個大峽谷，比美國科羅拉多大峽谷更深，更加雄偉、險峻。二〇二四年四月份，去了一趟四川省甘洛彝族自治州，終於有機會親眼目睹大峽谷雄姿。一見之下，只能用兩個字來形容我的心情，那就是——震撼！如果要再加兩個字，那就是——無比震撼！

大渡河位於四川省中西部，是長江支流岷江的最大支流。最早知道大渡河，是從毛澤東的詩中。毛澤東在那首著名的《七律·長征》中寫道：「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崖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詩中以高山江河之險峻，反襯紅軍大無畏之精神。文藝作品就有這樣神奇的力量，雖沒有親眼所見，但讀了詩歌，高山大河的險峻澎湃如在眼前。事實也正是如此，發源於川西北高原的大渡河，以險惡洶湧而著稱。它奔騰咆哮，一瀉千里。正是它，造就了這無比壯觀的大峽谷。

大渡河大峽谷又稱金口大峽谷，位於大涼

# 大渡河上峽谷深(上)

山北緣，地處川西南上升山地構造侵蝕中高山區。大峽谷南起大渡河，北抵老貢山，西起大瓦山，東抵壽屏山。由於流水的強烈切割以及地質構造的影響，形成溝谷縱橫，山勢雄渾陡峻。據資料記載，大渡河大峽谷長二十六公里，谷寬七十至一百五十米，局部小於五十米，落差一千至一千五百米，最高峰海拔三千二百二十二米，最低峰海拔五百三十米，最大深谷二千六百九十米，為長江三峽的一倍，比美國科羅拉多大峽谷還深八百六十米，氣勢雄偉，險峻幽幻，被人稱作「地質天書、曠世幽谷」。

從甘洛縣城到大峽谷，只有一百二十多公里的車程。但因為路況不好，加之沿途多處經常有落石滑坡，所以車速很慢，用了半天時間才到達目的地。甘洛縣是一個山區縣，全縣均為山地，很少看到一塊平整的地塊，多崇山峻嶺，而且很多山都非常陡峭，懸崖峭壁，怪石嶙峋。很多山上山石裸露，植被很少，所以山體滑坡是經常發生的事。我們沿途看到路邊甚至道路中間有不少碎石，開始我以為是最近發生地震，還奇怪道路管理部門為何不及時清理呢；後來才得知這裏山體滑坡是家常便飯，根本來不及清理。在這樣的山路上行走，是有一

定危險的，隨時都有可能被滾落下來的石塊砸傷，陪同我們的一位當地朋友就曾經親歷過。儘管當地已經採取多種防護措施，但惡劣的地質條件是無法改變的，所以只能多加小心。

但是世間萬物都有其兩面性，正是這樣惡劣的地質條件，才造就了大峽谷那樣雄奇的天然奇觀。沿G245國道一路向南行駛了半天，我們終於進入大渡河大峽谷。大渡河兩岸壁立千仞的懸崖讓我們驚嘆，著名的二坪村就在對岸突兀的峭壁之上。到了這裏，我們才感嘆「懸崖」的「懸」字多麼形象，多麼精準，這裏的山崖就是筆直地垂落下來的，如同懸掛在天地之間，連一點坡度都沒有。不要說人了，我相信連猴子也無法攀援。二坪村坐落在一千八百米的懸崖絕壁之上，被稱為「天梯上的村莊」。一直以來，這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彝族村落，村民進出需要攀爬四架木製的雲梯，極其艱難而危險。由於進出極為艱難，村民一年難得下山一次。二〇一〇年，從石壁上鑿出一條長約三點五公里、用鋼板安裝的五道長六十五米的梯子，村民上下山容易多了，但對於我們這些外鄉人來說，還是令人望而卻步，不敢問津。抬頭仰望，只見對岸岩層清晰可見；俯視大渡河，水流湍急，讓人膽寒。

# 中秋節與玉兔



文化什錦 鄭凱迎

中秋成為民間節慶始於宋代而非唐代的說法，是受到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描述北宋汴京在仲秋時繁華情況的影響。有研究指對月亮崇拜，月宮神話、玉兔嫦娥故事、秋季祭月的活動早在周代已存在，並且活躍於兩漢魏晉年間，《晉書》已有記「秋夜乘月」的賞月活動。我國當代民俗學者黃濤認為中秋節形成的源頭是唐代的賞月風尚，是因為除了有固定的節期，更有成熟模式化的民俗活動，包括拜月、賞月、吃月餅及合家團圓的習俗。

月亮是離我們最近的星體，在夜晚常可明顯看見。月有陰晴圓缺，每月也有一天或前後一兩天清楚地以圓月或近乎圓月出現，而到了仲秋八月，就出現特別圓月的現象，所以有「月到中秋分外明」的說法。

最早關乎月宮神話傳說的文物，要數出土湖南長沙市郊馬王堆的漢代早期墓葬，這墓群自一九七二年發掘，經歷考古學者多年來的整理及研究，確認出土文物共二萬六千九百三十七件，當中的一幅呈T字形的彩繪帛畫最為珍貴，帛畫右上部繪有一大八個太陽，其中大的內繪有鳥，左上部則繪月亮，內畫有一隻伏在地球上的大蟾蜍及奔跑中的兔。古人皆認萬物有靈，自然環境孕育出形態各異的神靈，因月有圓缺及陰影構成蟾蜍及白兔形象，加上嫦娥因偷食了后羿的長生不死藥而奔逃到月亮的傳說，嫦娥、玉兔、金蟾就成為人們想像的精靈。

在月亮中的奔兔，有稱之為玉兔、月兔。戰國時代屈原的《天問》說「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願冕在腹」，是問為何月圓又缺，兔是否藏身其中。唐代柳宗元在《天對》則說「玄陰多缺，爰



感厥爰，不形之形，唯神是類」，指月表多缺陷，被指為兔，只屬想像。一問一答，都是對兔在圓月中存抱懷疑姿態，但實際上玉兔已深深植入歷代民間信念中，更有被塑造成用研杵搗藥的形象。

宋人過中秋，因《東京夢華錄》被形容是賞玩而熱鬧的遊樂活動，上至官宦世家，下至平民百姓，在節日中大排筵席，酌酒高歌，歌舞徹夜不斷，尋常人家結伴遊於市井，兒童亦嬉戲至通宵。南宋吳自牧在《夢粱錄》記錄：「王孫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樓，臨軒玩月，或開廣榭，玳筵羅列，琴瑟鏗鏘……雖陋巷貧窶之人，解衣市酒，勉強歡迎，不肯虛度。此夜天街買賣，直至五鼓，玩月遊人，婆娑於市，不曉不絕。」

明代在這個節日活動中，出現了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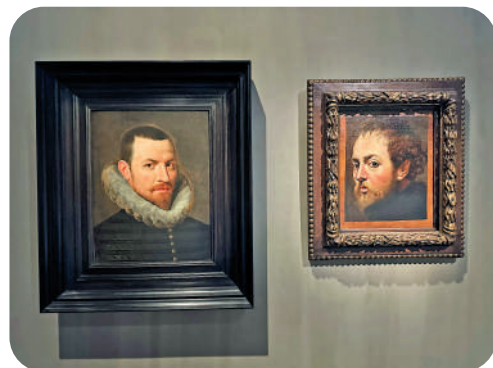
巧色玉雕伏兔。作者供圖

的吊畫。湖南博物院藏馬王堆漢墓出土繪有玉兔

月、玉兔有關的節物。老百姓多置月宮符像，陳列各類圓形的瓜果，餅面繪上月宮蟾兔，家人聚在一起肅拜燒香。官宦更穿着華麗的吉服，衣身多點綴應景圖案，有將玉兔紋各一繡於開襟衣服上，圖案對稱，頂部有彩雲，另亦流行在襖子繡上玉兔紋飾，眼睛望着天上的滿月。而皇室貴族的服飾亦有繡上壽字及白兔圖案，寓意玉兔萬壽。明代定陵墓葬(傳屬萬曆帝孝靖皇后)出土的一對金環鑲寶玉耳墜，金耳環有如一輪圓月，下垂白玉雕有搗藥玉兔，是與傳說一致的精緻文物。

清代延續晚明風俗，有變化的是玉兔搗藥的造型改成立人，穿戴衣冠，明人紀坤在《花王閣剩稿》記述：「京師中秋節，多以泥搏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狀，兒女祀而拜之。」這種泥塑玉兔稱為「兔兒爺」，民間在中秋節日間多供奉，這種流行的泥塑兔神，巨者高三四尺，有稱值萬錢。當時已開始流行以月餅、果品饋贈。

在今天，嫦娥與月兔不僅出現於月宮神話傳說中，我國探月工程自二〇〇四年訂出規劃及後的三年展開以來，月亮不再只是神話的場景，更是現實體驗及了解的對象，執行探月工程的探測器及月球車亦分別命名為嫦娥號及玉兔號。古人在中秋節仰望月宮找尋的玉兔，已隨着我國和平利用太空核心目標行動，在月亮地表現了，西漢先賢幻想的馬王堆帛畫描繪景況，夢幻成真。



▲洛克斯故居牆上並排懸掛的洛克斯肖像(左)與魯本斯自畫像。作者供圖

洛克斯將其個人禮拜堂中的陵墓祭壇畫設計都交給了魯本斯。後者完成了《尼古拉斯·洛克斯及阿德里安娜·佩雷斯的墓誌銘》(又名《使徒托馬斯的疑惑》)，將其夫婦二人四分三側臉的半身像分置三聯祭壇畫的左右兩翼，而此作我在兩天前剛剛看過真跡，記憶猶新。主祭壇畫中央復活的基督正在向三位門徒展示手心的聖痕，洛克斯夫婦分列左右翼屏相伴，既代表他們是這一神跡的見證者，也意指二人將在安息後不久後涅槃重生。魯本斯將洛克斯視為「朋友和贊助

人」，甚至將次子命名為尼古拉斯，隨了洛克斯之名。想繪製如此精美、私密且帶有美好祝願的墓誌銘，若非私交甚篤之人也不會如此全情投入吧。

身兼多重身份的洛克斯，在八十歲高齡去世時，畢生沒有子嗣，他所留下的遺產中除了這座宅邸(如今已被比利時KBC銀行收購並翻新)，還包括八十二幅繪畫，現大都懸掛在其故居博物館內。除了多幅私人委託的魯本斯真跡，他的私藏中還不乏共享故居博物館的近鄰斯奈德斯、小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hel the Younger)和老揚·勃魯蓋爾(Jan Brueghel the Elder)兄弟、雅各布·喬丹斯(Jacob Jordaens)等多位十七世紀上半葉活躍於安特衛普城的名家，洛克斯對當代藝術家的關注和支持可見一斑。一位身兼數職的政客，在去世四百餘年後沒人記得他曾在這座城市擔任且付出過什麼。能被後世銘記的，是他和同時代大師們的交集和友誼、他欣賞藝術的眼光，以及這些大師真跡在接受時代的洗禮後仍能在其故居中原貌陳列的歷史感。藝術經典需要時代的沉澱和篩選；相比之下，藝術家比政客青史留名的幾率顯然要大得太多了。